

河北“二春”氣坛爭雄

● 阿 庚

旧时，我国戏曲界，尤其京剧界著名演员甚多，而各地的剧场、戏园也不少，为了求生存、争观众，常常不期之中形成比邻演出，造成打擂、对峙局面，这种现象俗称“对台戏”。据悉，京剧名角“四大名旦”梅、尚、程、荀，“四大须生”马、谭、杨、奚，均唱过“对台戏”。这种“对台戏”有其积极的一面，即通过竞争促使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，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。但“对台戏”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，有时对峙双方会伤和气，乃至反目成仇。笔者从小是京剧迷，耳闻目睹了“对台戏”中的一些轶闻趣事。先举一例：有一次，名武生盖叫天（张英杰，河北高阳县人）之子张翼鹏在上海和李万春对台演出。李万春先演了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，因“大鹏”有“翼鹏”之嫌，张翼鹏便很快编演了一出《孙悟空棒打万年春》（内有万春二字），结果双方闹得怒目相视、剑拔弩张。

本文所谈的河北“二春”，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和李少春在“对台戏”中的有趣故事，同时对二人的艺术成就作些评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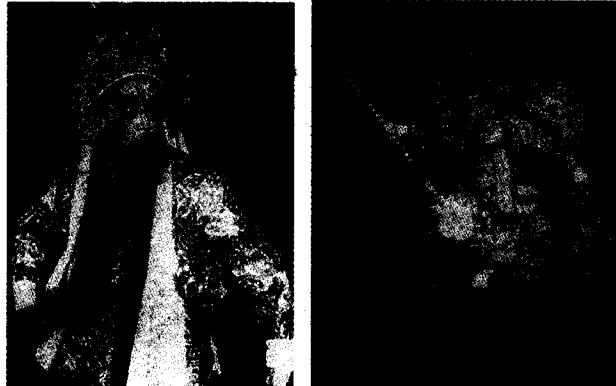
李万春和李少春均是河北人。万春祖籍河北省雄县（1911年生于哈尔滨），少春1919年生于河北省霸州辛樟村。二人相差8岁，但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红的京剧名角。两人姓名相近，行当相同，而且还有亲缘关系（万春是少春的姐夫，即郎舅关系）。二人都出自名流之家：万春父亲李永利擅演武净；少春父亲李桂春（艺名小达子）工武老生。万春夫人李砚秀，两个弟弟桐春、庆春，儿子小春；少春夫人侯玉兰，儿子李浩天；两家主要成员都是京剧名角。万春、少春都是有志有为、文武全能，从小练功刻苦、循规蹈矩、恪遵师承，年青时便一鸣惊人。两人曾合作演出很多戏目：如《战长沙》万春扮关羽，少春扮黄忠；《长坂坡》万春扮关羽，少春扮赵云；《真假美猴王》万春扮孙悟空，少春扮六耳猕猴；《战宛城》万春扮张绣，少春扮典韦；《铁公鸡》万春扮张嘉祥，少春扮向帅；《群英会》万春前鲁肃后关羽，少春扮诸葛亮……万春、少春二人都擅于培植一个整齐的演出阵容，都有较硬朗



▲李万春(1911—1985,左)与李少春(1919—1975,右)

的班底，青衣、武旦、铜锤、架子、老旦、丑行甚至武花和里子都是优秀整齐。如万春班子曾有李盛藻、毛世来、曹艺斌、徐东来、徐东明、景荣庆、黄维明、吴鸣申、赵文奎、李金鸿、毛庆来和李桐春、李庆春、李小春等。少春班子曾有袁世海、叶盛章、李玉茹、白玉薇、杜近芳、娄振奎、阎世善、江世玉、孙盛武和侯玉兰等。为团结合作，万春、少春二人都曾为其他演员甘当配角，如万春为李盛藻的《四进士》配演杨喜，为毛世来的《大英杰烈》配演王富刚。少春为袁世海的《黑旋风》配演王林，为叶盛章的《三盗九龙杯》配演计全。

对于李万春、李少春的“对台戏”，笔者看过两次，唯对上世纪40年代初在天津的对台演出印象极深。当时万春在天祥商场后门的“北洋大戏院”上演，少春则在哈尔滨道的“中国大戏院”演出。“北洋”园子稍小，仅容千人，而“中国”园子很大，池子之外还有二、三楼，坐满竟有2000多人。两家戏院都在天津繁华中心劝业场附近，因此，每场演出都观众满员。当时两人对峙，局势相当严重，都将自己的看家本领、拿手好戏全盘托出。猴戏、长靠、短打、红净和文武老生一应俱全。你“文武双全”，我“一赶三”；你“机关布景”，我“大反串”；你贴《大闹天宫》，我贴《安天会》；你贴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，我贴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；你贴《狮子楼》，我贴《十字坡》；你贴《骆马



▲李万春(左)与李少春(右)的舞台形象

湖》，我贴《连环套》；你贴《定军山》，我贴《战太平》；你贴《真假美猴王》，我贴《智激美猴王》；你贴《单刀赴会》，我贴《水淹下邳》……这奇崛恢宏的热闹场面，搅得津门戏迷们神魂颠倒，连我这个年幼的中学生也不甘错过机会，在两家园子来回奔跑，虽然紧张却大过戏瘾。

李万春、李少春的对台戏，虽打得热烈火爆，却从未故意使绊伤害对方，不像有些人派人暗中混入对方戏院起哄、喝倒彩。万春、少春二人只凭自己的本事、高超的技艺来比赛、竞争，充分显示两位艺术家的高尚品德。

当然，二人都少年得志，争强好胜，既对峙就难免发生不愉快。有一次，少春在北京贴演《两将军》，这出戏原是万春的保留戏目，万春便有些不悦。后见少春又演《水帘洞》，他更不满，便贴演了《水帘洞》和《四郎探母》双出。接着二人又对台演了几出戏，形成的“打擂”局面无比激烈，终至情绪失控，断绝来往好几年。后来在亲朋挚友调解斡旋下才言归于好。

二

要说“二春”的艺术，可谓不分伯仲，不相上下。他俩在艺术方面有许多共同特点：二人都是武生兼文武老生，长靠、短打均功底扎实、戏路宽广、扮相清秀、身段优美，而且都有一副清纯宽亮、韵味十足的好嗓音。他俩所扮的同一人物形象如孙悟空、武松、林冲、黄天霸、高宠、赵云、马超、秦琼、华云、关羽等，同中见异，各臻其妙。

先说猴戏。李万春的猴戏宗杨（小楼）并得清室贝勒载涛先生指导。他的孙悟空脸谱勾成“倒栽桃”，上圆下尖，红白清晰。他在《水帘洞》、《闹天宫》和《五百年后孙悟空》中塑造的猴子很注重表情，尤其是眼睛的戏，一招一式、左顾右盼，刻画了一个神通广大、机敏善战的猴王性格。他还总结了“鹰眼、龙身、鸡腿”3个要领，“鹰眼”是指眼神锋利，“龙身”是讲究探身弓腰，而“鸡腿”是将双

腿蜷曲起来，这样可做到形神兼备。他的猴戏注重“猴子学人”，认为猴子学人是把猴子当人物看，而人学猴子、做点毛手毛脚动作，反显小气，与“大圣”之称不符。

李少春的猴戏，除借鉴杨小楼演法外，还吸收了北昆郝振基的特点。翁偶虹先生曾说：“少春的猴戏有南猴的轻巧活泼和北猴的沉稳大气。”少春的猴戏武打别致，花样翻新，翻、跃、扑、挪，干净利索，金箍棒也要得十分娴熟，他的“蹿猫”堪称一绝。有一次，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《闹天宫》，他下场时竟连跑几步腾空而跃，冲入左侧一个小窗（舞台上左侧文武场处有一六角窗户），看得观众张口惊呆、掌声四起。少春在台上偷吃桃子的动作十分有趣，他边吃边东照西瞧，似怕别人看见，越吃越快、越吃越香，让观众都有几分馋得慌。少春在对打中也体现了角色性格，如对巨灵神的轻藐和对二郎神的重视，从而打法也有所不同。对于掌握猴子动作方面，其观点与万春相同，他说，不能学猴子的一举一动，否则，学得再像也不过像动物园的真猴，绝非舞台上的“美猴王”。

李万春最拿手的短打戏是武松和“天霸戏”。常演的《狮子楼》（有时演全部的，即《打虎》、《杀嫂》、《狮子楼》、《十字坡》、《快活林》、《飞云浦》和《鸳鸯楼》），集中表现了武二郎复仇除霸的气魄。当其持刀登楼后与西门庆刚一着面，就见西门庆飞来一暗器——酒杯，武松从容用刀挡落。对打中毕竟西门庆也是个练家，伺机将武松单刀踢飞，二人空手相打。这里二人将戏曲套路与中国武术相结合，打得眼花缭乱，脚拳并施。后武松才用脚把刀挑在手中，你来我往，闪、跳、腾、扑，最终将西门庆砍倒在地，接着转身亮相，一个英雄之躯立于舞台。

万春演的“天霸戏”是《连环套》和《骆马湖》，有时也演《恶虎村》。他曾认真观摩了杨小楼、盖叫天扮演的黄天霸，汲其精华，尤着重刻画黄在窦尔墩面前的孤傲自负、趾高气扬和仗义矫健，分寸火候把握得当。40年代初，笔者有幸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观看了万春与“金霸王”金少山合演的《连环套》，堪称珠联璧合。《拜山》一场双方的对白尤其好听：轻重缓急，层次分明，气韵讲究，节奏铿锵，无半点迟散拖沓、洒汤漏水。黄天霸见窦尔墩后，二人含笑寒暄，挽手而行（互试力量），接着脱褶拍肚表现出豪迈之气，李、金的合作出色而成功，菊坛绝无出其右者。除黄天霸、武松外，万春还在武戏中塑造了豹精（《金钱豹》）、白猿（《八仙斗白猿》）、范大杯（《酒丐》）、欧阳德（《真假欧阳德》）、赵云（《长坂坡》）、马超（《两将军》）和白玉堂（《大破铜网阵》）等人物形象。

李少春扮演的武松和黄天霸的形象也是响当当的。

他的武松戏常从《打虎》演起至《蜈蚣岭》结束，号称“十本武松”，其中尤以《打店》一折最精彩。孙二娘一角不用武旦而用武生扮（李庆春、毛庆来均扮过孙二娘）。武松与孙二娘的对打讲究“稳、准、狠”——亮相稳、剁刀准、厮杀狠。二人配合默契、照应紧凑，展现出人物的气度。

少春在《连环套》中有袁世海（窦尔墩）、叶盛章（朱光祖）的相扶，演得相得益彰。他注重黄天霸的念白和台风，对白紧凑瓷实如弹发连珠；台风轩昂端肃具英武神韵。少春在《野猪林》最后的武打异常别致。山神庙前林冲孤身独胆面对群敌，一场鏖战打得紧张，只见林冲甩衣持刀帅而不乱，当最后只剩陆谦（骆洪年饰）一人时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林冲目瞪眉锁，招招透着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的英浩之气，终把为虎作伥的阴毒小人陆虞侯劈死刀下，大快人心。

三

万春、少春在老生戏方面也是各有千秋。万春幼时拜马连良但也受教于余派（曾向余派老生陈鸿寿学戏）。他的老生戏以马、余为基础，对其他各派兼收并蓄、学贯南北。他常常演的老生戏有《击鼓骂曹》（饰祢衡）、《定军山》（饰黄忠）、《逍遥津》（饰汉献帝）、《失空斩》（饰孔明）、《托兆碰碑》（饰杨继业）。后随年岁增长噪音略有变化，更多演出武戏和红净戏。他向李洪春学艺，在《走青城》、《水淹七军》、《古城会》等剧中扮演的关羽，利用理髯、推髯、拢髯等造型刻画了“关老爷”庄严肃穆的神态。他的红生戏唱念俱佳，还不断创新改革，如把关公脸谱由勾油红色改为勾枣红色，强调了“美髯公”的儒将风度。其他创新还有在《野猪林》的“火烧草料场”中“沽酒行路”一场选用“吹歌”，以感叹一生的遭遇；在《岳飞》中设计了壮烈的京剧曲牌，令观众缅怀英雄之壮烈；在《戚继光斩子》中设计了新颖的服饰；在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中设计了罗汉的法器（道具）等。万春还在《龙凤呈祥》中“一赶三”（前乔玄、中鲁肃、后张飞）；在《八大锤》中“一赶二”（前陆登、后王佐）；在《生死桃园》中“一赶五”（前关平、关羽、黄忠、刘备，最后赵云）。

李少春的老生戏主要学余叔岩（正式拜师），后在长期演出中不断广取博纳向各派学习，将别人的优秀唱法化为已有。他的老生戏以《打金砖》（饰刘秀）和《响马传》（饰秦琼）最为得意。其他常演的还有《将相和》（饰蔺相如）、《定军山》（饰黄忠）、《卖马》（饰秦琼）、《战太平》（饰华云）、《打棍出箱》（饰范仲禹）等。而笔者最欣赏的是少春的《野猪林》。

李少春和袁世海合作的《野猪林》是建国前后演出

最多的一个剧目，并于1962年搬上银幕（崔嵬、陈怀皑导演）。少春在“发配行路”一场运用了“高拨子”唱腔。“高拨子”调式的特点是高拉低唱，并与锣钹节奏结合得十分有机。当林冲在两解差折磨毒打中一路走来，一句悲怆的“闷帘”：“一路上，无情棍实难忍受”唱罢，观众厅立刻静了下来，接着在董超、薛霸二解差的“走”、“快走”的吆喝声中，林冲出场接唱“回龙”：“可叹我遭陷阱，平白的冤屈何处鸣？到如今，披枷戴锁受苦刑，我有翅难腾！”他边唱边舞，蹒跚瘸行，扑、翻、摔、蹿和甩发、吊猫，把林冲的忧郁怒怨、悲怆愤懑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观者无不愀然动容。少春还在《野猪林》最后一场“山神庙”中，设计了异常感人的散板转原板的反二黄唱腔：“大雪飘，扑人面，朔风阵阵透骨寒。彤云低锁山河暗，疏林冷落尽凋残。……望家乡，去路远，别妻千里音书断，关山阻隔两心悬……问苍天，万里关山何日返？问苍天，缺月儿何时再团圆？问苍天，何日里重挥三尺剑？诛尽奸贼庙堂宽！”这抒发林冲激昂悲愤、忧心如焚的唱段如泣如诉、纯厚柔美，尤其3个“问苍天”更是唱得柔而不瘟、刚而不火，听后如饮醇醪。

建国后，少春对演出现代戏颇为热心，他先后演了《白毛女》、《柯山红日》和《红灯记》，虽演出场次不多，但影响深远。那时戏曲界对演现代戏观点并不一致，而李少春在这方面积极探索，起到带头作用。他在《白毛女》中饰杨白劳，排戏中与编导、同台演员潜心揣摩、反复实践，一腔一调、举手投足，尽量把现代生活和戏曲程式更好地结合。如在“摁手印”、“喝卤自尽”中将程式技巧“搓步”、“跪步”、“僵尸”等运用得恰到好处，真实地表现了在剥削阶级压迫下一个苦难老农的性格特征。他在“扎红头绳”等唱段中，唱出了与喜儿情意绵亘的父女深情。

少春在《红灯记》中对京白、韵白的结合，很为得体。此外，他对其他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的唱腔设计立了大功。著名武生张云溪曾说：“《红

▼李少春在京剧《白毛女》中饰演杨白劳

灯记》的唱腔大多是由少春设计的，没有李少春哪有《红灯记》？”此话说明了少春在京剧革新方面的巨大贡献。可是文革中他却被“四人帮”扣了许多





◀周恩来总理与演出后的李少春亲切握手

帽子，被无辜关入“牛棚”，李玉和一角也被撤换了下来。

少春在老生戏中还演了《击鼓骂曹》（饰祢衡）、《文天祥》（饰文天祥）、《满江红》（饰岳飞）、《宋景诗》（饰宋景诗）、《八大锤》“一赶三”：前陆登、中王佐、后陆文龙。

四

河北“二春”虽是卓有成就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但他们在与人交往中却毫无“大家”的架子，并十分谦恭随和。对此，笔者感同身受。

1982年，笔者随河北省京剧团赴京演出（搞宣传工作），当得知李万春先生看过“省京”的新戏《唐太宗》和一组折子戏后，蒙生请先生写篇评论文章的念头，便同其爱徒、《唐》剧主演祝元昆夫妇同往李府。进门后尚未落座，李先生便热情招呼我们并请夫人李砚秀端来香茶。我说明来意，先生领首允诺。接着便爽朗地谈了起来：“演员的台风很重要。就说剃头吧，舞台上留长发跟大鬓角的问题在北京还没很好地解决。可是你们台上该剃头的都剃了头。你们的几个戏都不错，就说《唐太宗》，我给它送了8个字——‘推陈出新，京剧姓京’。京剧改革不能脱离京剧的轨道，去糟粕，取精华，万宗归根还是京剧。老观众能接受，新观众看得懂，这才叫新编历史剧哪！”

“您是武生前辈，请谈谈武戏？”我问道。李先生思索了一下说：“武戏演员的动作要干净利索，还要讲究身份气度，譬如拉山膀，要像座山似的威武挺立！”谈着，他放下烟斗，从沙发上站起来拉了一个山膀，真是遒劲挺拔。他接着说：“拉山膀要分行当：肩（花脸）、胸（武生）、乳（武旦）、膀（武花、猴戏）。”先生随手又拿起一把单刀，嘴里叫着锣鼓点边做边说：“拿刀也是一样，刀只能砍、刺，不能乱点。常讲：‘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肘’，轮圆了要像纺棉花一样。武生上了台，既讲究精气神，又要讲究身段、线条的美感……”先生讲了半天才坐下喝了口茶。

我抬头看见墙壁上李先生同徒弟们的合影，便说：“您真是桃李满天下呀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从解放前办‘鸣春社’到现在收了几百个弟子，倒很有几个出息的。远的不说，像北京的俞大陆，天津的马少良、董文华，还有刘润林、斐伟如以及元昆等，可他们都是‘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’哪！”次日我又登门取稿并直送报社。10月13日《北京晚报》刊登了李万春大作：《好团好戏好台风》，赞扬了河北省京剧团。

1949年1月天津解放。笔者所在的冀中群众剧社随军进城，在中国大戏院演大型歌剧《骨肉亲》，恰与李少春、袁世海挑班同台演出（我们演日场、京剧演夜场）。一天早晨，我们正在化妆，突然李、袁二位走进化妆间，他俩东瞧瞧西看看，在我化妆桌前停下，拿起粘胡须的羊毛，又拿起酒精胶水闻了闻，颇感新奇，显然与他们所戴的髯口是多么的不同！“这怎么粘啊？”少春问道。我拿起羊毛捋好，抹好胶水往下巴上一贴，他俩立刻笑了起来。

又过了一日，《骨》剧正在演出，准备夜场演出《大闹天宫》的李少春提前扮好妆，坐在一角落里看戏。当《骨》剧演完，李少春深受感动，他三步两步跑上台来，同正在谢幕的剧中主角刘参谋紧紧握手，这时有人看到这位“大圣”的“火眼金睛”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。

李少春是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，在津演出期间，闲暇时常到劝业场、天祥商场等旧书店溜达，遇到可心的书籍随手买下。一天，藻玉堂书局老板向他推荐“二十四史”，且是不易多得的岭南版，李少春立即付款买走。津门演毕，返回北京，李少春突然发现这“二十四史”中少了一本《史记》，他埋怨自己粗心大意，十分懊丧，遂多次到京城琉璃厂旧书摊寻配，均未如愿。过了几天，戏码贴出《将相和》，仍由李、袁二位京剧大师联袂演出。戏中有场蔺相如府内持书登场的戏，当李少春站在上场门前准备登场时，低头一瞧，手中的书竟是他日思夜想的《史记》。他疑是梦中，给袁世海看罢，二人大笑。原来他在津买回书后，光取出这本《史记》带到后台阅读，上场时放在化妆台上，却被司管小道具的人员顺手收入道具箱内，这才闹出这桩失而复得的趣事。

在中国大戏院几乎每日都能看到李先生演戏，有一天看他的《战太平》时，他饰演的华云在上场门内唱：“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”一句导板，那气冲云霄的高腔唱罢，立刻迎来满堂彩。接着出帘亮相，灯光骤亮，又是一阵掌声。这阵势让我们剧社的年轻演员看得目瞪口呆。大伙都说：“这些天看了那么多京剧，真是大开了眼界又过足了戏瘾。”

责任编辑 李彦敏